



窮理致知

# 話當年--

## 孔廟、民生綠園文化園區之採記

● 蔡蕙如\*

從五條港進入府城，緊接著赤崁文化園區(府城三大古蹟聚集處)，孔廟文化園區(台南文教區的核心地，中小學林立之處)和湯德章(民生綠園)文化園區(是府城人眾多信仰的所在地)，這三區與五條港文化園區比比相連，具備了歷史性，形成一群歷史性都心文化園區，在此不僅有著傳統社區文化亦融入新的文化元素。

這次關注的場域是孔廟文化園區和民生綠園文化園區。這兩個區域有著傳統文化的屬性，同時也融入了許多新的文化元素，簡要歸納如下：

文化園區	傳統社區文化	古蹟文化景點舉隅	新文化元素	創意文化概念店家舉隅
孔廟文化園區	府城文化園區概念先驅。區內古蹟風貌、性質各不相同，從府學、城垣、墓、齋堂、廟堂、到日治時期留下的學校，各有不同的精彩。	全臺首學孔廟、泮宮（府中街）、德化堂、大南門城、南門城遺址、五妃廟、延平郡王祠、法華寺	旅遊觀光景點：大陸、日本	文化小店 草祭二手書
民生綠園文化園區	為日治時期臺南主要都市中心意象。經過市區改正的府城，在都市規劃上最大特色，就是市中心區被5個圓環所環構。	臺南州廳(今臺灣文學館)、地方法院、合同廳舍(今消防局)、林百貨、臺南警察署、勸業銀行(今土銀)、測候所。湯德章紀念公園、太平境馬雅各紀念教會、吳園	藝文活動	咖啡茶結合藝文空間奉茶 十八卯屋、

(傳統社區、文化古蹟舉隅部分參見賴清德〈臺南各文化園區之發展沿革與未來展望〉，2012；創意文化概念店家參見王美霞《台南的樣子》，2013)

\* 蔡蕙如，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副教授。



因應這些文化園區新舊融合的新趨勢，在這裡有許多積極講述者都是一些專業的文化工作者，他們漸漸取代了以往不識字的耆老。就民間文學的傳承人而言，有「積極的傳承人」(Active Bearer)和「和」「消極的傳承人(Passive Bearer)」兩種。所謂「積極的傳承人」(Active Bearer of Traditional)又可稱為「重要的傳承人」、「主要的傳承人」(胡萬川，2004)。其中又可分職業積極傳承人、半職業性和非職業性的傳承人。所以這些文史工作者大都屬於積極職業或半職業的傳講人，而他們所講述的內容有其動機及目的性。(可參見南臺電子報第五十期)。

除了這些專業文史工作者的傳承人外，還有一些在這些區域成長的長者也是值得關注的。雖然他們是非職業性的傳承人，但是他們從小到大生活在這個場域，他們的記憶回顧是有別於這些專業文史工作者的講述者，所呈現出來的是他們真實的生活經驗和情感記憶。而這些個別的往事記憶卻也共構出此區域的文化底蘊。於是帶領學生實際走訪實境並採錄了當地 22 位長輩記憶中的在地文化，年齡分別為 60.70.80 歲之間，透過不同世代見證這個場域人事物的變遷。訪談過程中一幕幕長輩侃侃、學子專注聆聽以及訪談後長輩與學子的相互關懷，無不令人動容。雖然同學們的筆觸生澀，所記錄的口述文化故事不盡詳備。卻也為長輩留下寶貴「回憶」，記實此場域片段的生活樣貌。

首先，先呈現五位長者對此場域有關的訪談資料，受訪者基本資料：

姓名	年齡	性別	語言	教育程度
蔡心正	85	男	台、日、華語	大學
曾振亞	85	男	台語	國小
吳純如	85	女	台、日語	高中
周聰智	83	男	台、日語	初商
王瑞月	82	女	台、日、華、英語	女中

並將其訪談資料加以歸納陳列于下：





## 一、林百貨與神社間的點點滴滴

• / •

口述：蔡心正

採訪：蔡蕙如

逐字稿記錄：郭乃綺

整理：蔡蕙如

西元 1895 年中國戰敗，清政府將台灣割給日本，那時日本明治天皇派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帶兵來征服台灣，北白川親王從宜蘭地方登陸，從北部一直向南部打下來，當時台灣各地庶民都起來反抗。不滿清朝割讓予日本，則自己組織民兵並稱台灣民主國，國旗就是一隻虎，並在各地組織義勇隊和日軍抵抗。北部領導人叫簡大獅，中部領導人叫柯鐵虎，南部領導人叫林小貓，所以這個獅虎貓就是台灣義勇隊抵抗日本人的領導者，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從北部一直打下來要進台北城時，遇到台北人辜顯榮帶他們進台北城，所以沒有發生激烈戰爭，平安進入台北。辜顯榮原是一位工人，家境貧窮，在茶行做小工，因為帶日本兵進城，功勞大，日本政府就封官並獎賞他不少，一時變成台灣大富翁，就是現在辜家。至於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從北部一直往南部打下來，台灣各地方都有組織義勇隊抵抗，但是日本軍兵器比較進步，有槍砲，我們只有土槍，打不贏他們，所以一直敗戰。南部的義勇隊都用竹竿套鐮刀抵抗，專門向頭上插戴有雞毛帽子，身份地位較高的人下手，用鐮刀割起頭部。結果就割到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的頭部，親王受傷後一直跑，跑到現在台南忠義國小對面，那裡剛好一間古早厝就在那裡過世，所以日本人就用那個地方蓋一座台南神社，來供祭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叫做台南神社。神社分內、外苑，現在忠義國小的地方叫做外苑，神社本地稱內苑，因為親王過世在 1895 年的 10 月 28 日，日本政府就訂定那天為台南神社之祭拜日。所以每年到了 10 月 28 日，台南市各界都要辦理慶典。那時候，台南市有六間小學，其中小學校兩間，公學校四間（公學校是供台灣小孩讀的學校，日本小孩要讀小學校：台南市有南門小學和花園小學，公學校有第一公學校就是附小，第二公學校就是寶公學校就是現在的立人國小，第三公學校就是進學國小，第四公學校就是現在的協進國小）。在台南神社祭典日，每一間小學校的學生都要準備一頂小轎子，在 10 月 28 日



到台南神社祭拜後繞大街遊行，上午遊街完，結束慶祝，中午過後則在神社左側的林百貨（全省最高的百貨公司）有六層樓仔，在六層樓上，主辦單位會做日本麻糬，從樓上丟下來，讓參加的學生撿回去吃平安，這就是台南神社的來歷。

## • 2 •

口述：吳純如

記錄：江禹賢

潤稿：蔡蕙如

我小時候，爸爸都會在大年初一的時候帶著我穿著木屐到台南神社（今台南市公十一停車場）拜拜。當時神社裡供奉的是明治天皇的弟弟，後來神社被拆了以後，將原先供奉的神明遷至忠烈祠（大略位置是在台南市立體育場旁）。當時我們的休閒育樂，就是到宮古座（光復後改為延平戲院）看電影還有逛逛。很多外地人還會慕名而來的林百貨，不過對於現代人不說不知道，其實它是二戰前唯一有電梯的百貨公司，也是台灣歷史最悠久的西式百貨公司，我以前也常來這裡玩，讓我最難忘的事情就是在林百貨五樓的陽台騎馬，玩一次一分錢。

## 二、當年的那一幕—湯德章紀念公園

### • 1 •

口述：曾振亞

記錄：廖偉旭

潤稿：蔡蕙如

我年輕的時候，曾在現今湯德章紀念公園目睹湯德章律師遭 228 事件處刑的過程。當時中國兵仔叫湯德章跪下來，當湯德章口中喊著台灣萬歲，他們（中國兵仔）就舉槍朝湯德章的腦袋射下去，他當場死亡，血流滿地。湯德章老婆想用布蓋住湯德章屍體，但是那些軍人不允許、不給與覆蓋，想讓他的屍體曝曬在大家面前，甚至還把屍體吊在卡車上遊街示眾。當時好多知識份子被抓走，從此失蹤。以前我有位鄰居是





珠算冠軍高手，也是被軍人抓走，之後就失蹤毫無訊息。所以日後出現了「嫁給外省人不如剃給母豬吃」的俗語，說明了台灣女生寧願把自己剃給母豬吃也不要嫁給外省人的心情。

## • 2 •

口述：吳純如

記錄：陳浩權

潤稿：蔡蕙如

台灣剛光復時，其實一點也不安定，爆發了一連串的事件，在 228 事件裡，消失許多台灣菁英，其中湯德章先生就是有名的受害者之一。當時我還親眼目睹，湯德章被綁在卡車上遊行整個台南市區，政府告誡所有人這就是叛亂的下場，以及隨後遭到槍決種種過程。這次事件讓我印象非常深刻，因為這是我第一次親眼看到公開行刑。聽說當時走過去的人都要對湯德章丟沙，在那裡還不能提到可憐之類同情的話語，不然會被視作叛亂分子被拘捕。

### 三、二戰下的陳年記憶

## • 1 •

口述：吳純如

記錄：莊芸芸

潤稿：蔡蕙如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看到許多衣裝不整的中國軍人登陸台灣。之前就曾聽說他們這些軍人會像土匪一樣。我爸爸生怕這些軍人會對女生做些什麼壞事，就很擔心我們，天天煩惱著想把我們家女生藏在哪裡，還把我們家的三個女生全部剃成男生頭，打扮成男生，叫我們躲在床下，那時全家人真的嚇壞了。不過小時候的我看到大陸的軍隊登陸時，其實內心也蠻開心的，終於不用再被日本當作殖民地了，可以返回祖國懷抱，還特地去學北京話的歌曲，歡迎他們，慶祝終於台灣要光復了。



## • 2 •

口述：王瑞月

記錄：李維揚

潤稿：邱澄彬

我國小五年級時，二次世界大戰爆發。那時候警報會響兩次。當想起第二次時就是要空襲了，美軍開始轟炸台灣，我們就得趕回家避難。快畢業那年，經常一早上學校途中常遇到警報響起，馬上轉頭回家，1945年3月1日就是那天…台南市最嚴重一次轟炸，回想當天心就發抖，因為我要跑回家的路程約有一百公尺多，當我回家到門口時，剛好炸彈直炸我家斜對面大舞台，那時來不及躲到家後園的自家防空洞。剛好家裡有一位受傷的住院患者看到我，很快地把我抱起將我塞進防空洞，救了我這一條命。當天晚上爸爸的鄉下病人拖了一台牛車要接我們全家避難到鄉下，我、媽媽、姊姊弟弟們六個人上牛車，這時的爸爸從醫生降為車夫拉起自家的人力車帶著一些簡單的日用品，一路拉到中洲寮患者的家避難。直到日本投降後再回到西門路老家。

#### 四、戰後初期對中國兵仔的印象

## • 1 •

口述：曾振亞

記錄：廖偉旭

潤稿：蔡蕙如

有一次我走在路上被中國的兵仔莫名其妙的攔了下來，士兵用北京話說：「你來你來，你是好人還是歹人？」我當時還聽不懂北京話，就隨口說：「好好好」，然後就被兵仔用槍托往我的胸上敲了三下，我當場吐血。（受訪人說到此眼眶泛紅、淚水在眼角打轉，可想像當時受訪人的委屈。）還有中國的兵仔去買腳踏車時，不會騎摔跤就說腳踏車壞了，就算他們一直換新腳踏車騎還是一直摔倒，居然還誇張憤怒地說為什麼別人騎都可以騎得動，偏偏我騎的時候就跌倒。甚至看到水龍頭自己會跑出水來，覺



得非常神奇，居然去把別人的水龍頭拔起來裝在自己家，但是自己家並沒有安裝水管，卻說水龍頭壞了，然後還拿著槍指著老闆說要換水龍頭。

• 2 •

口述：周聰智

記錄：張家誠、王茗禾

潤稿：蔡蕙如

國民政府剛遷來臺灣時，學校幾乎都被占據了。當時的中國因為沒有臺灣進步，看到很多新東西都非常好奇。第一次使用電燈時，以為跟以前油燈一樣要吹熄才能關掉，所以就對著電燈一直吹，發現吹不熄之後才驚覺是要按開關的，了解之後還跟其他人炫耀說：「你們看！我們的燈不用在那裡吹！只要這個開關按一下馬上就會亮、就會暗。」對於當時受過日本教育的小孩都知道，電一秒可以跑地球七圈半，所以這並沒有甚麼稀奇的。除此之外，他們還把學校很多的電線都扯下來搬到其他地方，自大的說：「你們這些油燈都不好，我們這個燈非常亮喔！」卻不知道這些燈都是需要日月潭牽線過來才能亮，理所當然接了半天都無法點亮，還喃喃自語的說：「這一定壞掉了！」對於當時受過教育的小孩看到這些情形都相當無奈，卻也無法改變什麼。

經歷從日治時期到國民政府的轉變，當時令我最不習慣的就是衛生習慣的不同。在國民政府剛接收台灣時，我第一次看到中國兵是穿著草鞋、短褲，全身黑漆漆的穿著一件大衣（因為中國大陸很冷），身上帶著一個水壺。吃飯時，走到哪裡煮到哪裡，也都隨使用水桶煮飯，感覺軍紀非常亂，有別於日本兵。因為日本軍都是需要經過身家調查的，不是隨便一個人都可以當的」及他們煮東西時是用一個鉤子吊著鍋子，下面再放木材起火，是有特殊的設備，煮東西比較有衛生。

再則，時常會看到中國兵有人隨地大小便，有些比較有衛生的會用樹葉埋起來，有些則完全不清理，造成環境非常髒亂。（從受訪者是語氣中可發現，雖然日本統治時處處受到限制，但進步其實是非常快的，受訪者其實相當懷念以前日治時期的生活。）



透過上述幾則的訪談記錄，發現這些長輩對這個場域的記憶以林百貨附近的神社變遷為多，其次為小時候對湯德章被行刑畫面及對二戰時期日軍和中國兵的印象，雖然彼此間所講述的面向不一樣，然而卻也投射出當時的整個社會印象。從傳承人經驗「民間故事傳承人的每一次講述都是一次對歷史的記憶回味」(林濟富，2007.8)及城市經驗「城市為經驗密布的文化。密度厚度和複雜性也可看作文化描述者試圖要增強的某種評價理念，以期再現文化中的社會。……文化不只是需要解釋的事物，它本身就是一種闡述模式，並且可以從它對複雜而矛盾的經驗進行再現的能力對文化進行評價。……於是可能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即城市文化研究會為文化研究領域重新發掘出複雜的文本，被稱為厚描的範式」(本·哈莫，〈方法論：文化、城市和可讀性〉，2005)雙軌重疊即是結合了傳承人與城市空間記憶，這正是於文獻資料外所呈現生活共同記憶，也是最貼近生活的民間文化素材，是值得探究的。

